

海外華裔傳承語教材之分析研究

——以系列型的小學課本為範圍

陳奕志* 信世昌

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海外華裔中文（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的教材編寫構成要素，藉由文獻探討及教材分析來區分華裔的中文教材、中文母語者之第一語言教材、外籍人士學習華語之第二語言教材，探究此三者之間的差別，並評估現今華裔教材的取向分佈。隨着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不斷增加，針對華裔子弟的中文傳承語教學及教材編寫已成為重要的課題。目前各地出版的華裔中文教材不僅種類多樣，內容呈現方式也不盡相同，有的偏向第一語言教材，有的則是偏向第二語言教材，或是兩者相雜。由於現今對於華裔中文教材的研究探討仍然不足，教材的編寫針對性及內容合理性均有待完善，也勢必影響華裔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本研究蒐集了 12 套共 143 冊華裔中文教材，探究其課文型式、標音、生字、生詞、句型、翻譯、技能偏重及文化展現等教材編寫構成要素，分析教材的語文處理特性及內容呈現方式，

* 陳奕志，台灣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博士生，聯絡電郵：aries3418@hotmail.com
（本文通訊作者）

信世昌，台灣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教授，聯絡電郵：hsin@mx.nthu.edu.tw

發現課文類型分別有偏於第一語言教材之閱讀型短文，或是偏於二語教材之聽說型的會話，但在這些教材的表面特徵卻是各種特性互相參差，難以從單一表徵來判斷其偏向，因此本研究可提供海外華校選擇教材的依據以及未來華裔中文教材編寫之參考。

關鍵詞：海外華文教育 傳承語 華文教材 第一語言 第二語言

一、前言

隨着世界華語教學越來越蓬勃發展，世界上學習華語的人口越來越多，而在學習華語的人口當中華僑佔據了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賈益民，2007）。華僑在海外學習華語通稱為「華文教育」或是「華僑語文教育」，亦可以稱為「祖語」或中文的「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教學傳承語這一術語源自加拿大的一個雙語教學的計劃，原指加拿大境內除了英語、法語兩種官方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後來被引用至美國境內，指除了英語之外的語言（韓曉明，2018，頁129）。將「Heritage」翻譯成「傳承」，在某種程度上是將語言傳承之意，而後有華人學者引用傳承語作為海外華裔學習華語之名稱。海外華裔子弟身處於非華語區，多有其家庭語言的背景，學習華文華語有其語言與文化的傳承目的，和當地外族人士來學習華語的背景及目的均有不同。儘管傳承語教學在語言文化內容方面看似與母語教學有相似之處，但是在教學目的、內容呈現與教學方法上仍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傳承語教學和針對非母語者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華語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及針對中文母語國家地區的國語文教學或語文教學都有所區隔。

華語即將走向全球化階段，海外各地華語文教學大致可分為兩種：主流社會裏的「華語文教學」和海外華人社會裏的「華文教育」（方麗娜，2013，頁37），雖然華語推廣主要目標是針對外國人士，但海外仍有許多華裔學習者的需求受到忽略，而其原因可能是大家都看到了華語教學的市場，但是卻忽略到華裔學生與母語學習者或二語學習者有所差異。在海外，大部分由華人所經營的中文學校都將華裔學生當作是第一語言學習者，甚至有一些非常傳統的華校仍然堅持將華文教學視同為「一語教學」（First language）。郭熙（2015，頁37）提出華文教學與華語二語教學應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前者的目的是做為華裔子弟之語言文化傳承的功能，後者是對於一般外國人士進行第二語言教學，如此區分之後便能確定教學目標和方法，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進而得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華文教學主要教學對象是海外華裔學生，而學習的內容為中華語言文化教學，海外華校是海外華裔學生學習華語的重要地點，目前海外華校遍佈在世界各地，其規模和總人數都超過外國人士學習華語的人數，華文教學的招生對象和教學方法有其特殊性，因此在華語文教學領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田艷，2000）。華文教學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因為它並不是純粹的第一語言教學或是第二語言教學，而是同時具有第一語言教學和第二語言教學的特質，具有明顯不同的樣貌，對華裔學生而言，華語已經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母語，但也不完全是一種外語，而是具有家庭和族群意味的傳承語（Heritage Language）。

華文教育在東南亞更最為蓬勃發展，其原因是東南亞華人眾多且已經佔東南亞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華族的文化傳承和華語的經濟價值是東南亞華文教育和教材發展的動因（梁宇，2017，頁 113-114），東南亞的華文教學頗為多樣化，除了正規的中小學華校以外，也有家教、補習班或補習學校甚至是私立大學，有的單位是從幼稚園、小學和初中以經展開三語教學，也可以稱是三語學校，這樣的學校在東南亞越來越多（宗世海，2010，頁 1-2）。在西方由於華人移民增多，華文教育亦發展迅速，以加拿大為例，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其政府也開始提倡建設多元文化以及族裔語言學習，許多華人移民子女也在學校修習中文課程。加拿大的公立學校中有一百一十所開設中文課程，學生年齡主要從四歲到十八歲，橫跨幼兒到青少年（李寶貴，2004，頁 75）。中文學校的生源大部份都是華裔青少年，有些地區的非華裔兒童人數也日漸增加，但問題在於教材的適合性，是不知道該選擇哪一些教材，這是海外中文學校推廣華文教育的一大問題所在（趙新燕，2000，頁 1）。

海外華文教育雖然已經蓬勃發展，但是關於華文教材的研究則是頗為不足。由於華文傳承教育的對象有其獨特性，因此不適合使用第一語言的國語文教材，亦不適合使用作為第二語言的華語教材，而是應該獨立編寫專屬於華裔學生的華文教材。郭熙（2015，頁 7）認為

海外華人社會的情況複雜多樣，且各個國家的情況也不盡相同，以歐洲華人為例，歐洲的華人社會就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文華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個國家的華人社會文化也不相同，例如：新加坡就存在兩個不同的華人社會，而印尼由於國家領土廣大，各地的風俗民情也不相同，情況更為複雜，至今在華文課程、華文教材和教師等三方面都缺乏相配統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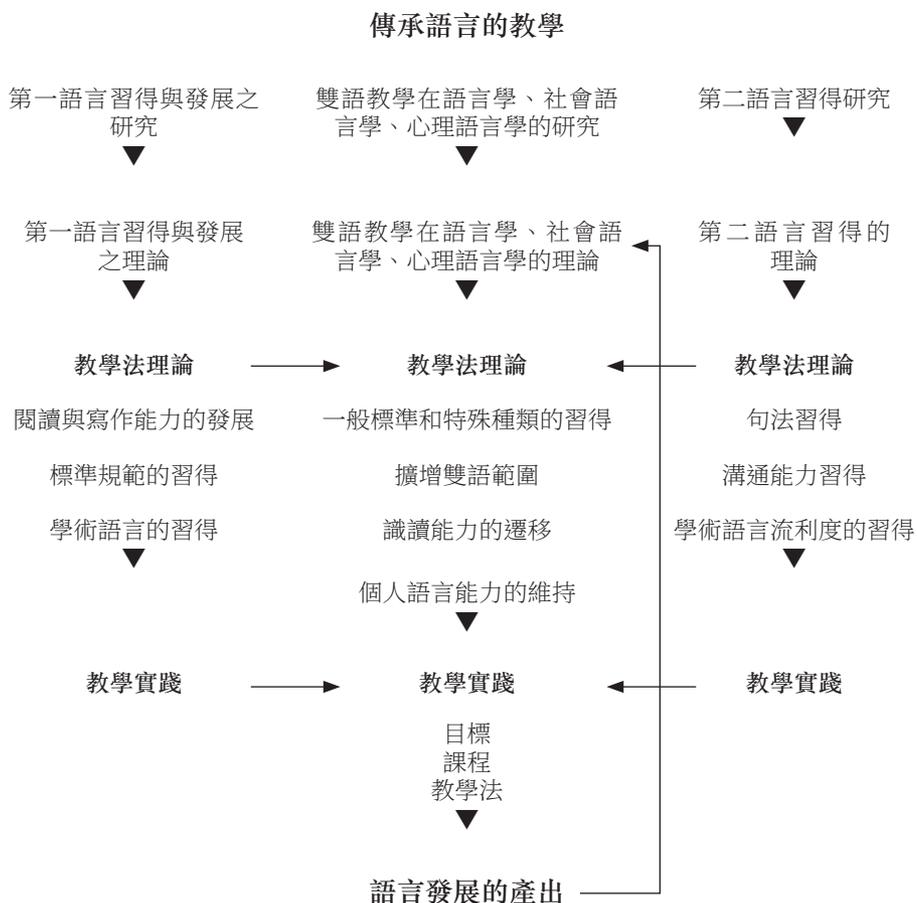
黃方方（2016）指出因為海外華文教育的興起，因此「三教」問題，即「教師、教材、教法」的問題也就日益凸顯，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其中教材方面，海外僑校從引用外來教材的方式到自編教材的當地化過程，仍然尚未解決教材的合宜性問題。其問題大部分都是編寫的針對性和實用性有待加強。

二、文獻探討

（一）華語作為傳承語和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之間的差異

許多專家提出傳承語和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之間的差異，Valdés（2001, p. 59）從教學法的角度提出第一語言、傳承語和第二語言的理論架構圖：

圖 1：傳承語教學理論架構圖¹



Montrul (2010, p.12) 則將傳承語、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等三者之間的習得差異進行比較如表 1：

表 1：傳承語、第一語言和第二語比較

一語習得	傳承語習得	二語習得
接觸該語言早	接觸該語言早	接觸該語言晚
自然條件下豐富的口頭語言輸入	自然條件下豐富的口頭語言輸入	教學或是自然條件下的各種輸入（包含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輸入）

¹ 資料來源：Heritage Language Students: Profiles and Possibilities p. 59；研究者翻譯。

[接上表]

能控制年幼時獲得的語言特徵（例如：語音系統、一些詞彙和語法結構等）	能控制年幼時獲得的語言特徵（例如：語音系統、一些詞彙和語法結構等）	習得的語法可是不完全的（沒有會發展其它結構和詞彙）
語言發展偏誤	語言發展和遷移偏誤	語言發展和偏移偏誤
語言產出是成功且完整	語言產出是可變的，典型的情況下習得是不完全。	語言產出是可變的，典型的情況下習得是不完全。
不會發生化石化現象	化石化現象很典型	化石化現象很典型
動機因素和情感因素對語言能力發展沒有明顯作用	動機因素和情感因素對語言發展過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動機因素和情感因素對語言發展過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五歲以後的學校學習使更複雜的結構和詞彙得到發展，元語言技能也得到發展	無	接受讀寫與正式的教學

（資料來源：曹賢文譯，2017，頁 73）

從表 1 可得知，傳承語的習得再語言發展過程中會出現遷移的偏誤，而語言的產出的變化很大，受到語言環境影響，因此傳承語學習者的習得並不完全，而且容易出現化石化現象。大部分的傳承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都來自於想更了解自己的原本的文化背景，因此動機與情感因素對傳承語學習者扮演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賈益民（2012，頁 15-16）對於海外華文教育的偏向類型又分為第一語言教學性質、傳承語教學性質和第二語言的教學性質，如表 2：

表 2：華文教育的偏向類型

第一語言教學性質	傳承語教學性質	第二語言教學性質
馬來西亞部分華校的華文教育、緬甸北部一些地區使用《語文》教材的華文教育、義大利部分溫州商人聚集區之華僑子女的華文教育。	所在國出生的第二代華僑華人子女，基本用所在國之語言溝通，但是受到家庭環境影響，華語可以懂基本的聽，很少說。日常交際基本用當地語言，最典型是聽懂華語，但是用當地語言回答。	在美國、日本、印尼、泰國等國對第三、四代等華僑華人子女進行華文教育。

（資料來源：賈益民，2012，頁 15-16；研究者製表）

張廣勇（2014，頁 129）從語言特徵比較傳承語、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不同，在表格中「+」代表具有該特徵，「-」表示無此特

徵，「±」表示兩種情況都存在，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傳承語的語言特徵除了無成功與完全熄得以外，其他特徵皆符合。而較特別的是傳承語與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的差別在於並不一定較早接觸目標語言，因此在表格中呈現「±」的符號，如表 3：

表 3：語言特徵

語言特徵	第一語言	傳承語	第二語言
較早接觸目標語	+	±	-
自然環境下的語言輸入	+	+	-
成功且完全習得	+	-	-
石化現象	-	+	+
語言遷移	-	+	+
動機和情感因素對學習的影響	-	+	+

(資料來源：張廣勇，2014，頁 129)

曹賢文（2014，頁 53）把華人本身的華文教育分為三類，比較了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傳承語和第二語言，三者的教學對象和說明，如表 4：

表 4：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傳承語和第二語言之教學比較

	華語作為第一語言的母語教學	華語作為傳承語的華文教學	華語作為二語的華語教學
教學對象	國內華語為母語學習者，以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部分華文小學、華文獨中和華文學院的華裔學習者	在海外中文學校和正規教育系統中學習的絕大部分華裔華語學習者	主要是海外非華裔華語學習者
說明	除了大陸和台灣的語文教學以外，在馬來西亞的國民教育體系中，沒有從小學到大學的正規華文教育學校，這部分華文教學的性質和教學方式類似大陸和台灣的華語做為第一語言教學	絕大部分海外華裔學習者小時候接觸過華語（包括方言），但在成長過程中由於轉向另一門主體語言而沒有完全習得華語，他們在教學具有獨特的特點，體現了華文教學的本質，是華文教學需要着力的研究對象	對海外非華裔學習者來講，華語是一門外語。另外因海外眾多複雜因素影響，有些華人移民的多帶後裔已經發生民族身份融合或是轉換，一些人雖然血統上還有部分華人的基因，但無論是民族意識或是家庭生活幾乎和中國語言文化沒有任何關聯

(資料來源：曹賢文，2014，頁 53)

透過 Valdés (2001, p.59)、Montrul (2010, p.12)、賈益民 (2012, 頁 15-16)、張廣勇 (2014, 頁 129) 和 曹賢文 (2014, 頁 53) 等學者提出的文獻中，從中可以比較出第一語言、傳承語言和第二語言，三者之間的差異，可看出華人本身的華文教育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從文獻可以看出進行比較的項目從學習者的第一接觸的語言、接觸語言的早晚、語言產出、到語言特徵和各地語言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分別有完全不同到兩者重疊的情況，特別是在傳承語的部分更是顯著，同時承接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特色，也有傳承語言專屬的特色。除此之外，郭熙 (2012) 提出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目的是做中文傳播，強調的是交際工具；而華文教學的目的則是母語的傳承教育，除了強調交際之外，也還強調認同目標。

(二) 華語作為華裔中文教材編寫

曹賢文 (2014, 頁 54) 對於華文教學與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亦或外語教學的教學內容作了比較，可以透過教學內容去了解在進行教材編寫時應該注意哪些事項，在表格中「+」代表教學重點，「-」表示非教學重點，「±」表示為部分教學重點，如下表 5：

表 5：華文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內容比較

教學內容	華文教學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 外語教學
	兒童學習者	
發音	-	±
語法	±	±
漢字	+	+
與日常相關的詞語練習	-	+
其他正式場合的詞語練習	+	+
表達正確	±	+
表達莊雅	+	-
淺易的小文本	±	+
文學性的大文本	±	-
華人歷史文化	+	-
華文文學經典	+	-

(資料來源：曹賢文，2014，頁 54)

相對而言，華文教學（傳承語）比二語教學更注重文化背景，甚至會包括文學與歷史文化的內容，以及注重閱讀文本之正確莊雅性，但在發音及日常實用性方面不及二語教學。

本研究將以華語作為第一語言教材、第二語言教材及傳承語言教材之各項原則進行比較，並且透過交叉比對之後，從中探究出華裔中文教材的特性。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由於本研究以華裔中文教材的屬性為主軸，並透過教材蒐集以及內容分析之方式更進一步探討華裔中文教材編寫構成要素。依據一語、傳承語和二語的特性製作出華裔中文教材編寫構成要素探討，並透過文獻探討提出相關理論依據，最後蒐集海內外華裔中文教材十二套（143 冊），透過教材的內容分析得出華裔中文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這些教材的使用對象都是以小學生為主，都是成套的教材，至少有 10 冊以上，原則是期待一個學期可用一冊，固有其共通性。

（二）華裔中文教材蒐集

本研究之教材樣本為海內外的華裔中文教材，雖然海外的各色華裔教材琳瑯滿目，但至少十冊以上的成套型教材僅有十餘套，出版地是以台灣、大陸及美國為主。其內容是小學年齡層的華裔中文教材，共十二套教材，總計一百四十三冊（見表 6），幾乎已涵蓋了全球最常用的華裔教材。

表 6：教材簡介表

教材	冊數	編寫地	出版單位	出版時間
1. 學華語向前走（包含入門以及基礎，共四冊）	14 冊	台灣	僑務委員會	2016
2. 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12 冊	台灣	僑務委員會	2015
3. 華文課本緬甸版	12 冊	台灣	僑務委員會	2017
4. 華文課本泰國版	12 冊	台灣	僑務委員會	2013
5. 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	12 冊	台灣	僑務委員會	2004
6. 兒童華語課本	12 冊	台灣	僑務委員會	1992
7. 全新版華語	12 冊	台灣	流傳文化	2011
8. 生活華語	10 冊	台灣	藍天出版社	2005
9. Hello 華語	12 冊	台灣	康軒出版社	2011
10. 中文	12 冊	大陸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2006
11. 漢語	12 冊	大陸	北京中國語言文化學院	2007
12. 美洲華語	11 冊	美國	美國 MZHY Editors Group	2008
總計 12 套	143 冊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十二套教材，有六套為國別化教材，分別是《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華文課本緬甸版》、《華文課本泰國版》、《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兒童華語課本》以及《美洲華語》；通用型教材有六套，分別是《學華語向前走》、《全新版華語》、《生活華語》、《Hello 華語》、《中文》以及《漢語》。由台灣出版的教材有九套，分別為《學華語向前走》、《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華文課本緬甸版》、《華文課本泰北版》、《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兒童華語課本》、《全新版華語》、《生活華語》以及《Hello 華語》；大陸出版的教材則有兩套，分別是《中文》以及《漢語》；美國出版的教材為一套，為《美洲華語》。

(三) 華裔中文教材編寫構成要素

本研究分析此十二套(共一百四十三冊)海內外華裔中文教材，藉由內容分析法分析出各套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包括主課文的型式、標音方式(注音、漢語拼音)、漢字、生詞、句型、課後練習、文化知識和翻譯等，共九項教材編寫構成要素。

1. 教材的課文型式

依據全部教材的課文分析，可將主課文部分則細分成：分句、對話、短文、散文、詩歌、古文共六類，本研究統計每一套教材於每一課的主課文之編寫方式，其統計數量及百分比，如表 7。

表 7：華文教材課文型式之統計數量及百分比

華文教材 編寫構成要素	主課文						總課數
	分句	對話	短文	散文	詩歌	古文	
1. 學華語向前走	--	98 81.66%	22 18.33%	--	--	--	120
2. 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	43 33.07%	86 66.15%	--	1 0.76%	--	130
3. 華文課本緬甸版	--	2 1.38%	123 85.41%	--	19 13.19%	--	144
4. 華文課本泰國版	--	2 1.11%	127 70.55%	--	51 28.33%	--	180
5. 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	--	42 30.43%	95 68.84%	--	1 0.72%	--	138
6. 兒童華語課本	--	28 58.33%	20 41.66%	--		-	48
7. 全新版華語	6 4.16%	--	66 45.83%	72 50%	--	--	144
8. 生活華語	--	38 43.18%	50 56.81%	--	--	--	88
9. Hello, 華語!	--	65 100%	-	--	-	--	65
10. 中文	6 4.16%	2 1.38%	119 82.63%	-	17 11.80%	--	144
11. 漢語	--	1 0.55%	179 99.44%	--	--	--	180
12. 美洲華語	--	--	85 100%	--	--	--	85

從上述分析得知，大部分的主課文編寫方式都是以對話及短文的方式呈現，一般而言，偏母語的教材課文是以閱讀文本為主，而偏二語教學的課文是以會話為主。有的教材幾乎全部皆以閱讀文體（短文、散文、詩歌）方式呈現，例如《華文課本緬甸版》、《華文課本泰國版》、《全新版華語》、《中文》、《漢語》及《美洲華語》，可見是偏於中文母語式的教材。但其中也有差異，例如《全新版華語》的短文和散文大致各佔一半，《華文課本泰國版》的課文有近三成是詩歌；又例如同樣是大陸出版的教材，《漢語》幾乎全為短文，但《中文》則有11.8%的課文是詩歌。

有數套教材則採不同比例的對話及短文，例如《學華語向前走》其對話及短文之比例為8：2。《兒童華語課本》大致為6：4；《華文課本菲律賓版》則為1：2。《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則為3：7。也有教材全為對話式的課文，例如：《HELLO, 華語!》。

綜合言之，這些教材呈現了偏向母語或偏向二語的不同分佈。

2. 教材架構的編寫構成要素

經過教材架構分析可得出十項教材編寫的構成要素，在格式方面分為標音呈現（注音符號或漢語拼音）、字詞呈現（生字表、生詞表或字詞表），在教學輔助方面分為句型說明、漢字教學、課後練習、文化知識及外語翻譯。

表 8：華裔中文教材編寫構成要素

華文教材 編寫構成要素	注音符號	漢語拼音	漢字教學	字詞			句型說明	課後練習	文化知識	外語翻譯
				生字表	生詞表	字詞表				
1. 學華語向前走	√	√	√		√		√	√	√	√
2. 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	√	√	√		√			√		√
3. 華文課本緬甸版	√	√	√	√			√	√	√	√
4. 華文課本泰國版	√	√	√			√	√	√	√	
5. 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	√	√	√			√				
6. 兒童華語課本	√	√	√			√	√	√	√	

[接上表]

7. 全新版華語	√	√	√	√			√	√	√	√
8. 生活華語	√	√	√	√			√	√	√	√
9. Hello 華語！	√	√	√		√		√	√	√	√
10. 中文		√	√		√		√	√	√	
11. 漢語		√	√		√		√	√	√	
12. 美洲華語	√	√	√			√	√	√	√	√

(1) 標音呈現

在標音的部分，大部分的教材都是使用漢語拼音和注音雙注的方式呈現，只有大陸出版的《中文》和《漢語》沒有注音符號，主要是兩地使用的拼音方式不同。

(2) 字與詞之呈現

所有的華裔中文教材都有生詞，但是呈現的方式不相同。有的呈現方式是以單一的漢字的方式呈現；另一些則是以生詞的方式呈現；也有一些是漢字跟詞同時呈現。通常偏向中文作為第一語言的課本是以生字的方式呈現，例如：《華文課本緬甸版》、《全新版華語》及《生活華語》，而偏向二語的教材則以生詞表為主，例如《學華語向前走》、《中文》、《漢語》及《華文課本菲律賓版》等。

(3) 語法句型

在句型編寫部分，大部分的教材都有語法句型，唯有《菲律賓版新編華語課本》和《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沒有語法句型。

(4) 外語翻譯

翻譯的部分則是每套教材都不盡相同，有的教材完全沒有任何外文翻譯，有的教材則列有該國語言的翻譯，但各套教材在翻譯部分的取捨形式不太相同，有些包括課文的翻譯，有的只是生詞的翻譯，還有的是句型的翻譯。雖然各教材於翻譯的部分都不盡相同，但都顧慮到了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需要。

(5) 文化知識

三分之二以上的教材均有與華人文化相關知識的介紹，是華裔

中文教材的特性。介紹的方式有些是置於每課的最後，有些是置於中間，並無一致的格式。

四、討論

透過分析十二套教材後，可得知華裔中文教材的偏向性。各套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都各有不同，有的類似一語教材，有的類似二語教材。我們可以根據華裔中文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以及第一語言教材、第二語言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進行比較，可以得出華裔中文教材的偏向性。

1. 華裔中文教材中的一語教材編寫構成要素：

根據本研究之論述，一語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有標音、生字、字音字形、句段及閱讀形式的課文。本研究收集的多套華裔中文教材具有第一語言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而《華文課本緬甸版》、《華文課本泰國版》、《全新版華語》、《中文》、《漢語》及《美洲華語》等教材幾無會話式的課文，都以閱讀為主，雖然也或有外文翻譯或語法練習，但整體較偏於中文母語式的教材。另外《菲律賓板新編華語課本》、《華文課本緬甸版》、《華文課本泰國版》、《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中文》，這五教材則還包含詩歌，但都呈現在偏後面冊數的高年級的教材，隨着學習者中文能力越來越高，其語言能力會偏向母語者。

2. 華裔中文教材中的二語教材編寫構成要素：

根據本研究探討，偏向第二語言的教材較注重口語，編寫構成要素有發音、生詞、語法與對話形式的課文。本研究蒐集到的華裔中文教材僅約一半的教材具有對話形式的課文，包括《學華語向前走》、《菲律賓板新編華語課本》、《印尼版新編華語課本》、《兒童華語課本》、《生活華語》、《Hello, 華語！》等（見表 7）。但是百分比從 30% 到 100% 的不等分佈。由此可知，以對話形式的課文為例，這些

教材仍然有偏向中文作為第一語言或是第二語言的編寫區分，至於內容仍應根據使用國家的華裔學生之語言能力進行編撰。

五、結論

從本研究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現今的華裔中文教材的編寫構成要素具有一語教學及第二教學兩端的分佈，但是難以單獨以某種表徵來斷定其偏向，必須從課文型態、字詞呈現、語法句型及翻譯等方面來綜合判斷其分佈。一般而言，在課文型式方面，偏一語的教材課文以短文為主，二語教材以對話為主；在生字生詞的呈現方面，一語教材多為生字表，但二語教材則以生詞表為主；在語法句型方面，一語教材少談語法規則而以直接造句為主，但二語教材很強調語法，是以句型練習為主；在翻譯方面，一語教材無須外文翻譯，二語教材則必有外文翻譯。然而從十二套教材來分析，發覺各項表徵均頗為紛雜，難以純依某種表徵來斷言其偏向，例如《中文》、《漢語》雖然大部分的課文是偏向一語式的短文，但卻採用偏向二語教材的「生詞表」而非「生字表」。

這些教材所表現出的形式一方面可能是基於該教材使用地區華裔學生的程度或是華校的教學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應出編寫團隊的思維，但也可能是基於編者對於海外華裔生及教學環境的想像，或是基於以往的教學習慣而只是把國內的第一語言式的教材加以簡單化，未必在編寫前即經過慎密的海外華裔學生需求調查。換言之，其地區的適用性還待檢視，至於海外的華校採用了這些教材而產生的學習成效及正面的學習結果尚值得學界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 曹賢文 (2014):「繼承語」理論視角下的海外華文教學再考察,《華文教學與研究》, (4), 48-56。
- 曹賢文 (2017): 海外傳承語教育研究綜述,《語言戰略研究》, 3(9), 67-77。
- 程相文 (2001): 對外漢語教材的創新,《語言文字應用》, 4, 36-42。
- 方麗娜 (2013): 北美地區中文學校教學現況的調查與分析,《高雄師大學報》, 35, 35-56。
- 郭熙 (2015): 論漢語教學的三大分野,《中國語文》, 5, 475-478。
- 郭熙 (2015): 關於新形勢下華僑母語教育問題的一些思考,《語言文學應用》, 2, 2-9。
- 胡明揚 (1999): 對外漢語教學基礎教材的編寫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 1, 4-16。
- 黃方方 (2016): 海外華文教育「三教」現狀、問題及對策,《社會科學家》, 232(8), 118-122。
- 韓曉明 (2018): 繼承語理論對東南亞華語傳播的啟示,《民族教育研究》, 144(29), 129-136。
- 賈益民 (2007): 海外華文教學的若干問題,《語言文字應用》, 23-26。
- 李寶貴 (2004): 當前加拿大華裔中文教育現況的思考,《海外華文教育》, 32(3), 75-80。
- 梁宇 (2017): 東南亞漢語教材發展評估的國別比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 28(5), 113-121。
- 田艷 (2000): 海外華文教育概況,《民族教育研究》, 3, 87-90。
- 宗世海 (2010): 簡論海外華文教學的質量及其控制——以美國和東南亞為例,《華文教學與研究》, 40(4), 1-10。
- 宗世海、李靜 (2004): 印尼華文教育的現狀、問題及對策,《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3, 1-14。
- 宗世海、韓小萍 (2015): 「讀寫一體」理念下馬來西亞華文獨中初中《華文》單元結構分析,《華文教學與研究》, 59(3), 59-70。
- 張廣勇 (2014): 國外繼承語習得研究新進展,《現代外語》, 37(1), 127-136。
- 趙新燕 (2000a): 談對華裔兒童進行漢語教學的若干問題,《海外華文教育》, 16(3), 26-29。
- 趙新燕 (2000b): 海外華裔兒童漢語教材編寫的原則和方法,《海外華文教育》, 17(4), 52-55。
- Montrul, S. (2010). Current issues in herit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0, 3-23.
- Valdes, G. (2001). Heritage Languages Students: Profiles and Possibilities. In J. K. Peyton, D. A. Ranard, & S. McGinnis (Eds.),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pp. 37-77).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Delta Systems.

The Study on the Feature Analysis of Textbooks for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 Taking Series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as the Scope

CHEN, Yi-Zhi *, HSIN, Shih-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textbook features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It compares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textbooks with the first language textbooks for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for foreign learners. It aims at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and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textbooks' orientation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settling down around the worl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children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At present, the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textbooks published in various places vary greatly in terms of their categories and content presentations. Some are designed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some ar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the other for a mixture of the two. Due to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textbooks, the adap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textbook compilation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much of the contents demands further polishing, for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 CHEN, Yi-Zhi, Doctoral student, Inter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Graduate Program,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N, Shih-Chang,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Graduate Program,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learners.

This study collected 12sets of 143 volumes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textbooks, and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 types, phonetic symbols, new words, new phrases, sentence patterns, translation, skill emphasis and cultural presentation. It also analyzed the language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presentation methods of the textbooks. It is found that the types of texts are orientated towards either the reading-type short texts of the first language textbooks, or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type conversation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textbooks. But in term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se textbooks,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from a single representation. This research analysis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to make appropriate selection of textbooks and to better compile the future heritage language textbook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heritage language, Chinese textbooks, first language, second language